

經義述聞

冊九

經濟地理

卷一

經義述聞第十九

高郵王引之

春秋左傳下七十條

不靖其能 造舟于河 露其體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董振擇

之 寡君舉羣臣 且諺曰 四方之虞 亨神人 以盟其大夫

使亂大從 議事以制 聳之以行 願與諸侯落之 寵靈

行期 黃熊 陟恪 不能相禮 聖人之後 官職不則 樂

孤斬焉在衰經之中 貌不道容 是四國者 形民之力 子毋

勤 曰義也夫 非無賄之難 大城城父 札瘥天昏 私族於

謀 棠君尚 親戚 鄙 琴張字子開名牢 齊侯疥遂疢 偪

介之關 取人於萑蒲之澤 古之遺愛 廷求枉反 問于介衆

莫 用成周之寶珪于河 五牲三犧 季郟 宣王有志 以

閒先王 官宿其業 易之亡也 若為三師以肄焉 有所有各

而不如其已 不為義疚 魯君世從其失 元年春正月辛巳晉

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 孟懿子會城成周 備物典策 少

帛 甚閒王室 以約為利 如驂之靳 彤鏤 三軍之事乎不

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潛師閉塗 先王一威叔孫氏之

車子鉏商言爭明 使處吳竟 魯人之臬補以教誨 齊齊

莫 不靖其能 請免之以靖能者 李綱 宣王官志

昭元年傳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

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污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

污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

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

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杜注不靖其能二句曰

安靖賢能則眾附從引之謹案其能謂處不辟污出不逃難也而云

安靖其處不辟污出不逃難則文不成義矣今案傳曰靖其能又曰

賞其賢則靖與賞意當相近傳又曰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又曰

請免之以靖能者則靖有表章風勸之義靖當讀為旌旌表也言魯

使本當戮以其能是一者而免之所以表章之也表其能即是賞其

賢故下文又曰賞其賢矣旌表其能所以勸羣吏若不旌其能以示之孰肯勸勉而為能者乎故曰不旌其能其誰從之也僖二十四年傳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哀十六年傳猶將旌君以徇於國並與此同義以六書之例求之靖從青聲青從生聲主即生字旌亦從生聲故旌字得通作靖旌之通作靖猶旌之通作精也列子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後漢書張衡傳

造舟于河

造舟于河正義曰詩云造舟為梁是比舟以為橋也釋水云天子造舟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孫炎曰比舟為梁郭璞曰比船為橋皆不解造義蓋造為至義言船相至而並比也家大人曰造之言曹也相比次之名也造次一聲之轉故凡物之次謂之造昭十一年左傳僖子使助葦氏之葦杜注曰葦副倅也張衡西京賦屬車之造薛綜注曰造副也義與造舟並相近故薛綜注東京賦曰造舟以舟相比次為橋也李巡孫炎皆言比舟正釋造字之義沖遠不得其解而轉訓為至

爾雅釋文訓造為作宣十二年公羊傳疏引舊說訓造為詰又轉訓

爲成皆由不知造爲比次之義故望文生訓而卒無一當矣

露其體

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杜注曰湫集也底
滯也露羸也壹之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家大人曰露猶疲也憊也
呂氏春秋盡數篇曰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爲
腫爲風處耳則爲捐爲聾處目則爲曠爲盲處鼻則爲軌爲窒處腹
則爲張爲疔處足則爲痿爲蹙然則氣鬱而不宣者體之所以憊也
故曰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方言曰露敗也管子五輔篇曰
振罷露罷與疲同資乏絕秦策曰諸侯見齊之罷露是露爲疲憊之義露
羸一聲之轉故廣雅曰疲羸備與憊同極也列子湯問篇氣甚猛形甚
露張湛曰有膽氣而體羸虛是露即羸也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
而路也趙注曰是率導天下之人以羸路也今本羸路作羸困之路此後人不曉路字之義
而妄改之也案音義曰丁張並云路與露同又所列注文內無困之二字今據刪呂氏春秋不屈篇士民罷
路秦策士民潞病於內高注並曰潞羸也路潞皆與露同故杜言體

羸露也正義不曉露字之義乃云肌膚瘦則骸骨露又云羸露是露骨之名其義與倮相近倮露形也羸露骨也皆失之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正義曰女在房室故以室言之家大人曰晉侯

以近女而生疾不言近女而言近女室於義轉迂易林鼎之復云女

室作毒為我心疾則漢人所見本已與今同案室當為生字之誤也

蓋生誤為至又誤為室

是謂近女為句生疾如蠱為句本文女蠱為韻下文食

志祐為韻

傳凡言是謂者文多用韻若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嬌之後將育于姜是謂沈陽可以興兵之類是也

若

以近女室為句疾如蠱為句則失其韻矣又案下文曰女不可近乎

言近女不言近女室此近女下本無室字之證上文曰美先盡矣則

相生疾又曰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下文曰淫生六疾又曰

今君至於淫以生疾此生疾二字之證又曰淫則生內熱感蠱之疾

此生疾如蠱之證又案晉語亦曰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下文亦云

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生天命不祐

此尤其是謂近女生疾如蠱之明證也段氏說文

蠱字注讀是謂近女室疾為句近女室非疾名不得如蠱為句尤非

董振擇之

三年傳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杜

注曰董正也振整也正義曰董正釋詁文也振為整理之義言正整

選擇示精審也引之謹案擇女為昏無所用其糾正亦無所用其整

理杜注非也今案董當讀為動動振之言振動也振動謂之動振猶

十六年傳無有周語曰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震與振通振動者

戰栗變動也春官大祝辨九摺四曰振動鄭大夫曰動讀為董書亦

或為董後鄭曰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是董與動通董振擇之者震動

恪恭以擇之言敬之至也

寡君舉羣臣

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正義曰舉亦

皆之義言舉朝羣臣也家大人曰舉當讀為與舉與古字通周官師

為與禮運選賢與能即大戴禮王言篇選賢舉能也楚辭七諫與世

曰舉一言不唯寡君與羣臣受賜而已先君之靈亦寵嘉之魯語曰

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

賴之成四年傳寡君與其二三老是也正義失之

且諺曰

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

不祥家大人曰且諺曰本作曰諺曰晏子既使宅人反其故室矣因

謂宅人曰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云云上曰字仍是記事之詞自

諺曰以下方是晏子之語若作且諺曰則與上文不相承矣自唐石

經上曰字誤作且而各本皆從之初學記居處部太平御覽州郡部

三引此並作曰諺曰今本晏子春秋雜篇有晏子使晉一篇文與左

入者非晏子原文其原文見元刻本及明沈啓南本與左傳事同而

文異左傳之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彼文作先人有言曰毋卜其

居而卜其鄰舍四方之虞

四年傳君若苟無四方之虞杜注曰虞度也家大人曰虞憂也范望

注大元元瑩曰虞憂也繫辭傳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襄三十年傳

曰以晉國之多虞哀五年傳曰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疢晉語曰

衛文公有邢狄之虞韋注虞備也失之吳語曰越曾足以為大虞乎韋注虞度也亦

失又曰今伯父有荆蠻之虞皆其證也

享神人

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杜注曰享通也陸粲附注曰劉向新

序魯謀援此文享作享古字享享通傳遜辨誤曰愚謂劉自誤非通

也陳氏芳林考正曰享為古享字固然但此處則作通義解為長引

之謹案享當從新序讀為享杜不讀為享者蓋以神可言享人不可

言享耳不知古人之文多有從一而省者人固不可言享亦得因神

而并稱之襄二年傳萊人使正與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正

義曰司馬法邱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

名牛曰匹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論

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然

則以享神人亦是從一而省文耳襄二十七年傳能歆神人杜注曰
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彼言歆神人此言享神人皆是因神
而并及於人也又案亨爲古享字以誤解爲通故古字得存若杜解
爲享祀之享則後人必改爲享矣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隨上六
王用亨于西山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皆古享字王弼誤解爲通故
古字得存故傳注誤解者亦可以考見古本云

以盟其大夫

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正義曰崔杼弑莊公立
其弟景公孤謂景公也以其幼小輕弱之惠氏補注曰呂氏春秋載
此事曰慎行篇毋或如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弱其孤

謂殺崔成崔彊亡其大夫謂崔杼強而死左氏傳世既久或先秦以
來所據本異當以呂覽爲正家大人曰惠說非也弱其孤謂弱景公
孔說是也盟其大夫謂崔慶盟國人於大宮也自弑其君以下三句
皆一時之事若崔杼父子之死在弑莊公後三年與前事絕不相涉

慶封之害崔杼非其罪之大者楚靈王無為數之以告諸侯也呂氏

春秋作亡其大夫者亡字古讀若芒盟字古亦讀若芒說見唐韻正盟亡

同音故借亡為盟耳盟明亡三字古並同音管子七法篇世主所賞者寶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

也亡君則不然亡君即明君也明之通作亡猶盟之通作亡矣高氏昧於假借之義故云亡其大夫

謂崔杼強而死惠氏又以弱其孤為殺崔成崔彊夫崔成崔彊慶封

已殺之矣豈特弱之而已乎且以孤為崔杼之子則弑其君弱其孤

兩其字義不相屬矣若必改盟為亡則下文之以盟諸侯又作何解

何不察之甚也

使亂大從 鄭勝亂從

五年傳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杜注使亂大從曰使從

於亂釋文正義並引服虔注曰使亂大和順之道哀二年鄭勝亂從

杜注曰釋君助臣為從於亂引之謹案傳言亂從不言從亂杜注非

也兩從字皆當訓順書傳從字多訓為順不煩枚舉言立適大順也今殺適立庶則

亂大順矣助君順也今釋君助臣則亂順矣亂從猶言犯順僖三十

三年傳文不犯順是也家語正論篇使亂大從王肅注亦曰從順也
是舊說皆如是杜棄而不用何邪惠氏補注說使亂大從亦以服注
爲是

議事以制

六年傳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杜注曰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
引之謹案杜以議事爲臨事非也漢書刑法志引傳文李奇注曰先

李以議爲議論之議亦非傳意議讀爲儀儀度也制斷也謂度事之輕重以斷其罪

不豫設爲定法也說文儀度也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

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繫辭傳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

議陸績姚信本並作儀惠氏周易述曰儀度也將舉事必先度之鄭

尚書大傳曰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于此儀之發矢則必中于彼矣君將出政亦先于朝廷度之出則應于民心案惠

說是也儀與擬皆度也作儀者假借字耳正義曰必議論少牢下篇

其胥體儀也鄭注曰儀者儀度餘骨可用者而用之說見前其胥體儀也下今

文儀或爲議宣十一年左傳令尹蔣艾獵城沂程土物議遠邇昭三

十一年傳士彌牟營成周議遠邇量事期皆言度其遠邇也魯語曰

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言度其老幼也淮南

俶真篇曰不可隱儀揆度兵略篇曰兵之所隱議者天道也隱議即

隱儀廣雅曰隱度也是儀度之儀古通作議也鄭語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漢書地理志議作儀晏

子春秋外篇博學不可以儀世墨子非儒篇儀作議字又通作義襄三十年左傳女待人婦義

事也義事亦謂度事也說見前婦義事也下

聳之以行

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杜注曰聳懼也漢書刑法志聳作懼顏師古注

曰懼謂獎也家大人曰顏說是也聳之以行謂舉善行以獎勸之故

楚語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韋注曰聳獎也

方言曰自關而西秦晉之閒相勸曰聳或曰矧矧與獎同中心不欲而由

旁人之勸語亦曰聳又曰慫慫勸也南楚凡己不欲喜而旁人說之

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謂之慫慫與聳義亦相近

願與諸侯落之

七年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杜注曰宮室始成祭之爲落正義曰雜記云成廟則釁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鄭元云言路寢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檀弓云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然則不釁似無祭而杜言宮室始成祭之爲落者以其言落必是以酒澆落之雖不如廟以血塗其上當祭中霤之神以安之家大人曰注謂宮室始成祭之爲落正義謂祭中霤之神皆於禮無據雜記注明言不釁者

不神之則不祭明矣正義又謂落是以酒澆落之尤與傳義不合庚蔚

之解雜記注曰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則庚說已誤案爾雅曰落始也與諸侯落之者與

諸侯始其事也楚語伍舉對靈王曰今君爲此臺願得諸侯與始升焉是其明證矣宮室既成於是享賓客以落之故雜記注曰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又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以爲證哀十七年傳曰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事亦相類昭七年傳又曰楚子享公子新臺卽是與諸侯落之之事也然則

落之之事享也非祭也四年傳叔孫為孟鐘饗大夫以落之義與此同服虔注以落為釁鐘正義謂以血澆落之並非是小雅斯干箋曰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則落與釁明是二事釋文訓落為始是也正義謂以血澆落之亦非是或以為祭或以為釁或言以酒或言以血皆由不知落之為始而誤以為澆落之義也

寵靈

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正義曰言開其恩寵賜以威靈以及楚國引之謹案寵靈之靈非威靈之謂也廣雅曰靈福也言寵楚國而賜之以福也凡傳稱以君之靈以大夫之靈者靈皆謂福也三十二年傳曰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哀二十四年傳曰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靈亦福也班固典引曰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寵靈二字亦承福字言之是靈與福同義此傳上文曰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

稷以輯寧爾民卽所謂寵靈也下文曰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又承寵靈言之是寵靈楚國卽寵福楚國也若云寵威楚國則義不可通

行期

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杜注曰問魯見伐之期引之謹案下文曰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則行期當謂會盟之期襄二十四年傳楚子使蘧啓彊如齊聘且請期杜彼注曰請會期是也會盟則兩君皆行故問魯君行期若伐魯之期由楚定之何須問魯乎

黃熊

引之謹案晉平公夢黃熊入於寢門左傳昭七年國語晉語皆載此事其字並作熊羆之熊舊本無不如是正義曰諸本皆作熊字謂諸舊本也自解者以鯀為

黃熊入於羽淵輒疑獸非入水之物而讀為鼈三足能之能正義引梁主曰

鯀之所化是能鼈也若是熊獸何以能入羽淵蓋出梁元帝左傳音史記夏本紀正義曰鯀之羽山化為黃熊熊音乃來反下三點為三

也至唐初遂有徑改為能者釋文曰今本作能者勝也謂之今此說本則為唐初之本而非舊本矣